

地图

巴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14

出版社

序 言

《地图》这个故事，在卫斯理故事中，有一个特点：把故事的悬疑性，放在一件中国古老的传说之上——这种形式，在以后的卫斯理故事中，又反复运用了若干次，只怕有机会，还会一直使用下去，使幻想故事十分中国化，这是卫斯理故事的特色。

这个故事仍然继续着卫斯理故事对外星人处理的独特风格——外星人虽然有时远征来到地球，但是并不威风八面，反倒是倒霉、可怜的多，从《蓝血人》开始起，一直就是那样，遭遇几乎没有十分顺利的，那是想表达一种观念：人，或一个星球上的高级生物，始终是属于这个星球的。人可以在一个星体上徙迁，但是星际迁移，那只怕是大悲剧的开始了。

卫斯理

一九八六、八、三十

第一部：“烧掉屋中一切”的怪遗嘱

地图上的各种颜色，都有它的代表性。蓝色表示河流、湖泊和海洋。蓝色浅表示水浅，蓝色深表示水深。绿色表示平原，棕色表示高原或山脉，棕色越深海拔越高。地图上的白色，则表示这一地区的情况未明，还有待地理学家、探险家的探索。

然而，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什么呢？

地图上不会有金色的——有人会那样说。

自然，普通的地图上，是不会有金色的，但是，那一幅地图上。

我所称的“那一幅地图”，就是探险家罗洛的那一幅。

探险家罗洛的丧礼，显得很冷清。

也难怪，罗洛是一个性格孤癖得几乎不近人情的怪人，他又是个独身主义者，根本没有亲人，只有几个朋友——那几个朋友都是长期能忍受他那种古怪脾气的人，他的丧礼，也只有那几个朋友参加。

那天的天气相当冷，又下着霏霏细雨，所以整个丧礼的过程，更显得凄清。

罗洛在心脏病猝发之际，恰好和一位朋友在一起，那位朋友，也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，曾经深入刚果腹地，也与新几内亚的吃人部落打过交道，曾根据传说，去探索过都拉斯丛林中的“象坟”。

罗洛病发的时候，幸亏和他在一起——我是指乐生博士，所以才有人将他送进医院。

而当罗洛进了医院之后，他好像知道自己没有生望了，在昏迷之后，略为清醒之际，他说了第一句话：“将我所有朋友找来。”对普通人而言，这是一种很难办得到的事情，但对于罗洛而言，却轻而易举，因为他的朋友，总共只有那么几个人。乐生博士于是分别电告那几个人，最迟到达的是我，但也不过是在罗洛吩咐了那句话之后的二十五分钟。一共是四个人，在罗洛的病榻之前，望着罗洛那苍白的脸，每一个人都感到，生命已渐渐在远离罗洛，他快要死了。

罗洛一声不响地望着我们，看他的样子，他像是根本已不能说话了，他足足望了我们有好几分钟，才又开了口，而他最后的那几句话，和他一贯的不近人情作风，倒是很吻合的。

他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怪的遗嘱。他讲话的时候，相当镇定，他道：“四位，我的丧事，要你们来负责料理了。”

罗洛仅有的四位朋友，和罗洛也不知曾吵过多少次，其中有两个（包括我在内）甚至还和他打过架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尊敬他在探险上的成就，尊敬他对待工作的态度，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。

听到老朋友讲出这种话来，任何人的心中，都不免会有难过感觉的。我先开口：“罗洛，先别说这种话，你会慢慢好起来的！”

这自然是言不由衷的安慰话，因为我早已看出罗洛快

要死了。

而罗洛也老实不客气地道：“卫斯理，我真后悔和你这种虚伪小人做朋友，我要死了，我自己知道，你也知道，而你还说这种话！”

我苦笑着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自然不能和他争论，可是我的心中，也不免有气，我只好道：“好了，你快死了，有什么话，你说吧！”

罗洛喘着气，又道：“我要火葬。”

我们都点着头，火葬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，由死者自己提出来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罗洛继续喘着气，然后又道：“我的所有东西，全部要烧成灰烬，我说所有的东西，是一切，我所住屋子中的一切，全部替我烧掉。”

我们四个人互望着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因为这个“遗嘱”，实在太古怪了！

烧掉他屋子中一切的东西，只有我们这几个老朋友，才知道罗洛的屋子中的东西，是多么有价值。

罗洛在近两年来，一直在他那间屋子中，整理着他过去三十年来探险所获得的资料，一本划时代的巨著，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！

如果我们遵照他的吩咐，将他屋子中的一切全都烧掉的话，那自然也包括这部未完成的巨著的原稿在内！

而我们又都知道，他那本巨著，虽然还未全都完成，可是却一定会对人类历史文明，有极大的影响，那简直是一本文学、地理学，甚至是文学上的大杰作！

当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之际，罗洛的声音，已变得十分凄厉。

他似乎是在运用他生命之中最后的一分气力，在作凄厉无比的呼叫，他叫道：“你们在犹豫什么？照我的话去做，答应我！”

他不断喘着气：“这是我最后一个要求，将我屋子中的一切全烧掉，在我死后，立即进行，答应我！”

当他在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他脸上的神情，可怕到了极点！

那种可怕的狰狞的神色，实在很难用文字形容，我只能说出我当时的感觉。我当时的感觉是，如果我们四个人不照他吩咐去做的话，那么，他死了之后，化为厉鬼，也一定会来找我们算帐的。

显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，其余三个人也是一样的。

是以，我们四个人，几乎是同时出声的，我们齐声道：“好，将你屋子中的一切，所有的东西全烧掉！”

罗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这一口气，是他一生之中，呼出的最后一口气，他就在那刹间，死了。

罗洛虽然已经死了，可是他仍然瞪大着眼，仍然像是在望着我们，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照他的遗言去做。

被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那样瞪眼望着，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是以我轻抚着他的眼皮，使他的双眼能合拢，然后，我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！”

其他三位都难过地摇着头，默不作声。

罗洛的死，只不过是这件事的开始，这件事以后的发展，是当时在场的几个人，谁也料不到的，而又和在场的四个人，有极大的关系。

所以，我应该将罗洛临死之际，在他病床前的四个人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那四个人是：

（一）乐生博士，大探险家，世界上几家大学的高级顾问。别的探险家最感头痛的是探险的经费，但他不必为此担心，有好几个大规模的科学基金机构，随便乐生博士提出什么条件来，都可以接受。乐生博士五十岁，身体粗壮如牛，学识渊博如海。

（二）唐月海先生，人类学家，他的专题研究是亚洲人在地球上的迁移过程。他的一篇美洲人由北向南移的论文，被视作权威著作，四十九岁，潇洒、随和、爱好装饰，看来像个花花公子。

（三）阮耀先生，收藏家。这位先生是一个怪人，收藏一切东西，从玻璃瓶到珠宝，从矿石标本到邮票，凡是一样东西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，全在他收藏的范围之内。他享受了一笔丰盛到他这一生无论怎样化也化不完的遗产之后，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收藏家。他住的地方我们称之为“方舟”，因为就像是诺亚方舟一样，几乎什么都有，而他自己，则为他的住所定名为“芥子居”。那是取“须弥纳于芥子”之意，意思就是他的屋子中，须弥世界中所有的一切，他全有，阮耀，四十二岁。

我们四个人，在眼看着罗洛的灵灰，装在一只瓷瓶之中，瓷瓶又被放进一只精致的盒子，盒子再被埋进土中之后，各自又在石碑前站了好一会儿。

四个人之中，乐生博士最先开口，他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该遵照罗洛的吩咐，去处理他的遗物了！”

乐生博士在那样说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出，他的真正意思，实在是在向我们探询，是不是要真的照罗洛的吩咐去做。

事实上，罗洛已经死了，就算我们完全违反他的意思，他也无从反对的，他不能像生前那样，用最刻毒的话来对我们咆哮，也不能像生前那样，用他的拳头，在我们的脸前晃着。

可是，罗洛毕竟才死了不久，在他未死之前，我们都曾亲口答应了他的，而最主要的是，他临死之前的那种严厉的神情，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之中，印象犹新，没有人敢在想起他那种神情之后，再敢不照他的话去做的。

是以，我们一起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！”

我们一起离开了坟场，登上了阮耀的车子。

汽车也是同一类东西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物件，是以也是阮耀的收集目标之一，这一天，他开来的是一辆罗洛出生那年出厂的老爷车。

当我们四个人穿着丧服，乘坐着那样的一辆老爷车，到罗洛家中的时候，沿途看到我们的人，都以为我们是在拍一部古装片。

罗洛住在郊外，是一幢很不错的平房，罗洛将原来的格

式改变了一下，成为一间很大的工作室，和一间很小的卧室。

原来的花园，罗洛全铺上了水泥，变成了一大片光秃秃的平地，看来实在不顺眼，但这时，对我们的焚毁工作，倒多少有点帮助。

我们四个人到了罗洛的家中，先用砖头，在水泥地上，围成了一个圆圈，然后，将椅子、桌子等易燃的东西，先取出来，堆在那个圆圈的中心，然后由我生起了火，火舌一下子就冒得老高。

烈火一直在砖圈内烧着，我们不断将东西从屋中搬出来，抛进火堆之中。

我们四个人，在事先并没有经过任何商量，但这时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，先将无关紧要的东西往火堆中抛，例如衣橱、床、椅子、厨房中的东西，等等。

一小时之后，我们开始焚烧罗洛的藏书，整个书柜搬出来，推进火圈之中，烧着了的书，发出“啪啪”的声响，纸灰随着火焰，升向半空，在半空中打着转，随风飞舞着。

罗洛的藏书十分多，足足烧了两小时，砖圈之中，已经积下了厚厚的灰烬，屋子中的一切，几乎全烧完了，剩下来的，只是罗洛工作室中一张巨大的书桌，和另一个文件橱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桌子和文件橱中，全是罗洛三十年探险工作获得的原始资料，和他那部巨著的原稿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聚集在已显得很空洞的工作室中，又是乐生博士最先开口。

或许因为乐生博士也是探险家的缘故，是以他也最知

道罗洛那一批遗物的价值。

他一只手按住了桌子的一角：“怎么办？”

我们三个人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阮耀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赞成根本不要打开抽屉，整张桌子抬出去烧掉，那么，大家的心里都不会难过。”

阮耀的提议，唐月海立时表示同意，我也点了点头，乐生博士长叹了一口气。

我们四个人合力，将那张大桌子抬了出去，堆近火堆，那张桌子实在太大了，大得比我们先前堆好的砖圈还要大得多。

而且，以我们四人的力量，也是无法将桌子抬起来，抛推火堆去的。

是以，我们只是将桌子推近砖圈，将砖圈碰倒了一小半，烧红的炭、灰，一起倾泻下来，火舌立时舐着了桌子，不一会儿，整张桌子都烧了起来。

我们看了一会儿，又合力推出了那只文件橱，采取的仍然是同样的方法，根本不打开橱门。

我们将那只文件橱推到了外面，用力一推，文件橱向正炽烈燃烧着的桌子，“轰”然倒了下去。

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是微妙不过，一点点的差异，可以使以后的事，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。

这时候，我们将那只文件橱，推向燃着的桌子，在推倒文件橱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未曾想到，应该橱面向下，还是橱背向下，而橱只有两面，在倒下去的时候，不是面向下，就是背向下，那是五十五十的机会。

如果那时，是橱面向下，压向燃烧着的桌子的话，那么，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。

可是，橱在倒下去的时候，却是橱面向上！

在“轰”地一下，橱倒下去的时候，烈火几乎立时烧着了橱角，但是也就在这时候，由于震动，橱门却被震得打了开来。

四周围全是火，热空气是上升的，橱门一被震开，就有一大批纸张，一起飞了出来。

我们四个人，一起抢拾着自橱门中飞出来的纸张，而且，不约而同，手中抓着的，不论是什么纸，都看也不看，团成一团，就往火中抛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阮耀忽然道：“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什么？”

乐生博士顺口答道：“地图上不会有金色的！”

阮耀的手中，抓着一叠纸，他扬了一扬：“你看，这地图上，有一块是金色的！”

我已经眼明手快，将文件橱的门关上，而火舌也已经卷上了门，我相信这时候，橱中一切珍贵的东西，都开始变成灰烬了。

而我们拾起的那些纸，我们全连看也没有看，就抛进了火堆之中，只有阮耀，他手中拿着那份地图。那份地图，自然也是文件橱的门打开的时候，被热空气卷出来的。

前面我说过，世事真是奇妙了，如果文件橱倒下去的时候，是橱面向下的话，什么事都不会有。而就算是橱面打开，橱中的纸张飞出来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拾，那份地图，如果

不是阮耀拾到的话，也早已投入火中，成为几片灰烬了。

我在介绍阮耀的时候，说得很清楚，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收藏家，一般而言，收藏家在许多时候，都要鉴定他的收藏品，有些收藏品之间的差别是极微的，所以，收藏家的观察力，也特别敏锐。

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这样解释，目的是想说明，这份地图，如果是旁人拾到了，根本不会加以特别的注意，但是阮耀却不同，他立即注意到，那幅地图上，有一小块地方，是用金色来表示的。

而地图上通常是没有金色的，所以他便问了一句。他可能是随便问问的，但是他既然问了，那就不能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更巧的是，这时，罗洛屋子中，所有能烧的东西，已全部都在火堆中燃烧着，我们都空下来了，所以，在阮耀和乐生博士的一问一答之后，我和唐月海，也一起向阮耀手中的地图看去。

地图摺成好几叠，在最面上，可以看到那一小块金色，那一小块金色的形状，像是一条蠕在一起的毛虫。如果不是金色的旁边，有细而工整的黑边围着，可能叫人以为那是不小心沾上去的一点金色，但现在那样的情形，金色显然是故意涂上去的。

唐月海道：“真古怪，罗洛的怪事也太多了，谁在地图上涂上金色？”

乐生博士道：“这是一张探险地图，你看，上面有着好几个危险的记号。”

乐生博士一面说，一面指着那地图。

危险记号是一个骷髅和交叉的两根人骨，和毒药的记号一样。

这样的记号，在普通的地图上，也是看不到的，但在探险地图中，却很普通。

在探险地图上的危险记号，有很多意义，可能是表示这地方，有一个泥沼，也可能是这地方，聚居着一群猎头族人，也有可能，是表示这地方的积雪，随时有着雪崩的可能。

而在那地图上，在那一小块金色之旁，竟有着七八个危险记号之多！

唐月海已然道：“那是什么地方的地图，怎么有那么多的危险记号。”

我道：“打开来看看！”

阮耀已经将整张地图，打了开来，蹲下身，将地图摊在地上。

我拾了几块碎砖，将地图的四角，压了起来。

这是我们四个人，第一次看那幅地图。

那时，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了，但是火光仍然很高，所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。

毫无疑问，乐生博士的说法是对的，那是一幅探险家用的地图。地图上有蓝色，有棕色，有绿色，还有那一小块金色。有蓝的线，表示是河流，也有圆圈，自然那表示是城镇，可是却一个文字也没有。

那也就是说，看了这幅地图之后，不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的地图。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不禁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罗洛为什么不在地图上，注上地名？”

阮耀道：“或许是为了保守秘密。”

乐生博士摇头道：“地图有什么值得保守秘密的，算了，什么都烧掉了，将它也烧了吧！”

阮耀又将地图摺了起来，当他将地图摺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地图的比例尺，是四万分之一。

四万分之一的地图，是极其详细的地图了，作为军事用途的地图，其比例也通常是五万分之一，自然有更详细的，但是四万分之一的地图，总是很不平常的了，在这样的地图上，一条小路也可以找得到。

这一次，是我开了口：“等一等，这份地图，我想保留来作纪念，这是罗洛的唯一遗物了！”

唐月海立时道：“让罗洛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吧，我不想违反他的遗言。”

阮耀却支持我：“有什么关系，他已经死了，何况那只是一幅没有文字，根本不知道是有什么用途的地图，怕什么？”

两个赞成，一个反对，所以我们三个人，一起都向乐生博士看去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更黑了，是以在火光的照耀下，乐生博士的脸色，看来也显得很古怪。我道：“怎么，博士，你在想什么？”这句话，我连说了两遍，乐生博士才陡地震了一震：“我是在想，罗洛的事情，我是全知道的，何以他有这样一张探险地图，我从来也不知道？”

唐月海用手抹了抹面，打了一个呵欠：“那是很普通的

事，不见得罗洛这样的怪人，会每一件事，都讲给你听的！”

乐生博士摇着头：“不，这是一张探险地图，刚才我看到上面至少有一百个危险记号，如果不是亲身到过这个地方，那是不会有这些记号加上去的，而且，我看得出，这是罗洛亲笔画的，罗洛应该向我说起那是什么地方，不应该瞒着我的。”

我忙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乐生博士道：“不知道，一个地名提示也没有，我怎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阮耀还是念念不忘那一块金色，道：“地图上有一块地方，是用金色来表示的，那真太古怪了！”

我直跳了起来：“如果罗洛到过那地方，那么，在他的记载中，一定可以找出那是什么地方，和那一小块金色地区，究竟是什么意思来的！”

唐月海叫道：“对！”

第二部：一幅探险地图

我们四个人一起转过身去。

可是，我的话已经说得太迟了，当我们一起转过身去看火堆时，文件橱已经只剩下一小半，橱中的纸张，也早已变成了灰！

我苦笑着，搔了搔头，道：“博士，你可知道，探险地图上的金色，表示什么？”

乐生博士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地图上，根本就不应该出现金色的。”

阮耀道：“或许是一个金矿！”

唐月海道：“或者，那地方，遍地都是纯金！”

我耸了耸肩：“我们都不是没饭吃的人，怎么那样财迷心窍？”

乐生博士皱着眉：“是啊，探险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什么呢？”

这时，火头已渐渐弱了下来。那天的天气，本来就很冷，长期站在火堆边，自然不觉得冷，但这时天黑了，火弱了，我们都感到了寒冷。

那幅地图在我的手上，我望着越来越弱的火头，和那一堆灰烬，道：“罗洛临死的时候，要我们将他屋子中的一切全烧掉，是不是？”

乐生博士点头道：“是，所以这幅地图——”

我在他说那半句话之际，以最快的手法，将地图摺了起

来，放进了口袋之中。

乐生博士睁大了眼，望着我，充满了惊讶的神色，我则尽量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神情，道：“我们都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可是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在一天之内，将他所有的东西，全部烧掉，我保证这幅地图，一定会变为灰烬，在若干时日之后！”

阮耀对一切事情，都看得并不认真，所以，在三个人之中，他最先接受我的狡辩，他“哈”地一声：“你是一个滑头，和你做朋友，以后要千万小心才好！”

我向其余两个人望去，乐生博士皱着眉，唐月海道：“你要那幅地图作什么？”

我摇着头：“不作什么，我只不过想弄清楚，那是什么地方的地图。”

乐生博士道：“你无法弄清楚那是什么地方的地图，这上面一个字也没有，而世界是那么大。”

我道：“我有办法的。”

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，也没有再说什么，这幅地图，暂时，就算我的了。

老实说，在事后，我回想起来，也有点不明白自己何以要将这幅地图留了下来。

我曾仔细地想过，但是想来想去，唯一的原因，就是一股冲动，我喜欢解难题，越是难以弄明白的事，我就越喜欢研究。在那幅地图上，一个字也没有，要弄清楚那是什么地方的详细地图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